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一枕奇  
第八卷 真人不犯邪淫戒 出獄重生故舊災

詩曰： 從來時色本難逢，況是梁間君子翁。  
盜跖尚能容扼項，叔孫何苦又彎弓。  
平生仗劍輕樽酒，此日膏車泣路窮。  
信步狂歌燕市裡，保備屠狗將無同。

你說梅嶺上打劫的卻是甚人？原來就是風髻子那班兄弟，因見了時大來，即引人回轉。及至到營，只見門首有頂轎子，問道：「這是何處拾來的？」那些人道：「就是那賊胚女兒。」風髻子道：「誰教你們拾來？不曾驚動他麼？」那些人道：「不曾動，你去驗驗封皮看。」風髻子即來見小姐，作揖道：「小姐休驚，我因在靖安縣訪得令尊治聲極其狼狽，百姓嗟怨。此時就懷個為民除害之念。近日，聞他升轉潮州，見他行李累累，梅嶺相遇，觸動昔日念頭，只因見了時秀才，我想他是個正人君子，若是同去，定然有所救正，因此便回。不想眾弟兄們不知我心，又驚動大駕。小姐切勿驚恐，明日決送回南雄去，交割與令尊。」小姐拜謝道：「若得重還，便是重生父母了。」風髻子即將小姐安頓潔僻房裡，著人看守。過了夜。次日，僱了本地人抬轎子，又遣幾個的當人跟送。那小姐暗道：「天下有這樣好強盜，還肯放我轉來，正是那時先生如何與強盜相知？難道他也做強盜不成？方才說我父親的話，句句不誣。這又是正人君子。這等看來，又似不曾做強盜的。為何強盜裡面這樣敬重他。」一時間，那一行人把他送到了南雄，即回去了。任小姐自家出來，稟了知府，知府叫船送到潮州，還著人跟去討回話。

卻說這班人回寨，風髻子問道：「送到了，不曾失所麼？」那班人道：「不但未曾失所，還打聽一樁好笑的事來，你來看一看。」風髻子忙打開來，卻是抄白一張告示，上面寫道：

正堂為曉諭事，照得潮州府正堂任帶領家眷赴任，道經梅嶺遭盜，劫去行李輜重無算，並虜去小姐一人，不知下落。近訪得係盜首時大來，勾通線索，表裡為奸，已經捉獲，嚴審成招定罪。俟詳各憲外所有餘黨，如有知風來報者，官給賞銀五兩，倘窩主故行抗匿，訪出一體重處，決不姑貸，特示。

風髻子閱完，跌足道：「是我誤了他，他做秀才的人，如何經得起？」躊躇了一會，道：「有理有理。」隨傳集那班好漢一起攏來，道：「我有句話說，眾兄弟恰要依我。梅嶺那樁事，我們得了東西，犯了事。大丈夫自作自當，伸個頸子，憑他去砍，有甚麼恨悔。只為我不該失錯，說了一句活，白白陷了時秀才。我們享福，叫他無辜頂口。不但心下過不去，無理也要明白。依我說，除非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救了他出來，我就死也無怨。眾兄弟扶持我去走一遭。」眾人道：「這甚大事，但憑吩咐。」當下推牛口酒，大家痛飲一番。次日，各藏短械，你裝賣藥的，他扮送柴的，個個進城安下。風髻子又對眾人道：「可笑南雄府，也是一樣糊塗的天下。豈有同是盜伙裡，肯向人面前說出名姓來的麼？這等人，卻也虧他中了兩榜，還有面孔做官。我如今救了時秀才出來，再將這迷糊盤也打破，方消我恨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是。」正是：

分明水滸傳中人，只少招安張叔夜。

伺候晚了，發一聲喊，取出器械，劈開監門。風髻子當先，尋來尋去，才尋著時大來。卻是夾壞的腳，著一人背了他逕走。此時，因救人出城，就不曾進府門去了。一行人擁了出城，連夜奔走到了五口里之外，方才住了。將時大來放下，風髻子向前道：

「時先生，累你受苦。」時大來才把眼睛睜開道：「有莫是夢裡，不然，如何得到這裡。」風髻子將前至尾，說了一道。時大來道：「卻也單怪不得老任，你也不該攜他女兒。」風髻子又將送女兒事說了一通。時大來道：「你既做了聖賢的事，我就為你死也甘心。只是既救我出來，難道叫我也做這道路不成？」風髻子道：「這也不勸你做，你讀書人還望上進，此處非久住之地，天也快明瞭，我有一百兩銀子在此，你可拿去做盤纏回家。速往他處，切不可耽擱誤事。」時大來接了銀子，掉下淚來道：「蒙恩兄這般看顧，生死骨肉之恩，何以相報？丈夫有心，俟以異日罷了，此時也說不盡。」那風髻子殺人不轉珠的眼睛內，也掉下幾點鐵淚，道：「前途珍重，我不能久談了。」說罷，忙忙去了。時大來舉眼一看，那些人已不知走去了幾里，他慢慢結束停當，緩步前行，身邊有了盤費，膽自大了。只揀僻徑行去。心下時時提念，風髻子真正義俠，感歎不盡。這正是：

人家親弟兄，爭競到錢口。

如何陌路人，死生相斷續。

管鮑徒分金，此吾不足讀。

恩怨要分明，英雄豈虛哭。

卻說南雄府曉得：老任去的輜重豐厚，追得賊來，一定是我囊中之物。況已跟究一個女兒，送還了他。願外遠涉，破些已財謝我。但這宗財父，須著落時大來身上，不可放鬆了。人是頑皮，不到極處不招，當下單出了一面水牌，硃筆書道：

盜犯時大來，定限次日，午堂聽審。

將到晚間，忽聽得一片聲喊。那知府嚇得戰抖抖的，忙叫取一輛梯子，自家走上屋去。直等喊聲去了一會，方才下來。卻說那禁子把頭，伸出來一望，知是劫了獄。即忙飛報知府，知府問劫了那一起去，快些查報。禁子奔回，將盜簿唱名一點，內中單不見盜犯時大來。又來報道：「各犯俱在，只不見了時大來。」知府大怒道：「這明是梅嶺上那班人了，前日這等夾打，兀自不招，可惜這兩日鬆了一鬆，若上緊敲打，此時人賊俱獲，也未可知。這些人，諒不曾遠出。」次日早堂，堂限番捕緝獲，三六九日比較。一面將劫獄事情，申揭各上司，又一面移文潮州府去，照會那邊。回文記時大來是南昌人，於是又一面移關提到江西，又一面稟了撫按兩院，請移文江西兩院，知會合剿。四下佈置已定，只望提到時大來，一泄肚子憤氣。這正是：

憑空舒出拿雲手，到底誰知色是空。

卻說時大來夾損的腳元氣未復，一路盤費有餘，慢慢踱來。在路上整整走了個把月。那日進到望見南昌城，想到：天色還早，在這裡多歇一會兒，傍晚才好到家。正在俄延歎息之際，冤家路窄，剛剛一頭撞著呂游之。時大來忙把頭一低，呂游之已看見了，便道：「時先生你做甚麼，何時回來的？」時大來道：「我如今才到，尚未離家。」呂游之想一想道：「哦，還未到家麼。我問你，你回來恁快，不在那裡多住年把。」時大來道：「不瞞兄說，我初時同老任頗也相得，不期他到任上，貪婪無厭，小弟不揣匡正他幾遭，他不聽諫，我也不能自容，只得辭他回家。」呂游之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他家下人口無恙否，可曾送些盤費與你？」時大來道：「潮州富庶之邦，家下人有甚不快活。若問盤費，卻無毫釐。他來辭我，或者還有些。是我辭他，如何好問他討盤費。」呂游之道：「依你說，到是難為了你，我前日意欲趁人到廣，問你拈個肥頭，這等是空望了。」時大來只認他是真話，不作理會，一心要趕進城，對呂游之道：「我匆匆來口細聚，明日來奉望罷。」呂游之道：「我也要同進城，一齊到路口分別。」這正是：

遭笑還疑哭，殺人不用月。

世風非古昔，步步費推敲。

時大來取路回家，敲門見了妻子。萬氏道：「我說你去多則二年，少也一年，為何轉身恁快？」時大來道：「一言難盡，且關了門。」著將從前事細說一番。萬氏掉淚道：「這等你是死裡回生的了。如今還是怎樣？」時大來道：「風髻子臨別，送銀一百兩，一路來費去有限，我意將銀子分一半家用，攏半作盤費，往他處躲過節時。等這兩個升轉了，那時無對頭上緊，從容回來，再作道理。」正在不勝情處，只聽得外面有人輕輕叩門。萬氏道：「甚人打門？」外面人道：「我是鄰佑，特來借個火種兒。」萬氏道：「這時節，還來討甚火。」時大來道：「鄰居家，不好意思，點個與他罷。」自家起來開門，門門才拔動，外面人一腳便踢開

了。一時間，擠了無數兇神，塞滿一屋。只見得：

人人青布筋鬚，個個鋼椎鐵尺，渾身殺氣橫秋高，認得眉橫鼻直。火把密似兩點，喊聲塞滿斗室，還疑庚嶺大王來，好去呼風鬚子。

那些人見了時大來，幾鐵尺打倒。這個就取鐵索，把項上套了，那個便下了鎖，七手八腳，把個時大來四馬攢蹄，吊將起來。萬氏只認做強盜打劫，他大聲喊道：「四鄰八舍，快來救人，強盜在這裡殺人哩。」內中一個將萬氏劈面一啐道：「說左了些。不說是拿強盜的。」時大來道：「你是那個衙門差來的，還是為甚事？」那些人道：「南昌府太爺差來的，奉了撫按兩院的批文，食那南雄劫獄的強盜，恁般些小事情，休要害怕。」萬氏見說著實情，扯著丈夫，呼天叫地，痛哭起來。時大來道：「孽障到了，該見你一面才死，哭之何益？」天明，那些人道：「休推睡裡夢裡，快備下馬飯和差錢，只要你皮箱角撒下來的也夠了。」眾人你一嘴我一舌，在那裡亂講，只見呂游之推開門叫道：「時相公在家麼？」那些人道：「時相公快活的緊，在這裡打鞦韆哩。」呂游之拱手道：「原來是府牌，到此貴幹？」一個道：「你問作甚，取緝該的牌票與你看。」呂游之看了，故意勸道：「相公家自有體面，且放下來講理。」那些人道：「休說放的話，官差吏差，來人不差，你是強盜的貴相知，看你這欄停何如？」正是：

鳥訛獸阱窩中鬼，暗箭難防仁不仁。

呂游之走到時大來耳朵邊道：「這事到官還好處，這些人樣狀，你須設法打發他，官面前好鬆勁些兒。」時大來道：「些少銀兩在寒室手，煩你討來，替我做個土兒。」呂游之得了這句語，生情起來，對萬氏道：「你相公剛才對我說有許多銀子在你手裡，叫你盡付於我，作個法兒放他，你快將來，不可自誤大事。」萬氏此時心慌撩亂，就把風鬚子那包物件，一齊遞與呂游之，還下了一禮道：「呂伯伯千萬設個法兒救他一救。」呂游之接了銀子暗道：這樣手鬆，或者做那刀兒是真的。遂對萬氏道：「我且拿去講講，若是不夠，還要你添些。」轉身對眾人道：「放下人來，百事都在我。」眾人會意道：「強盜是放鬆不得的，看呂哥面上，暫寬寬罷。」解下弔，透喉鎖了，著兩個監押。那班人一同出了門。呂游之抽了三七頭兒去了。

你說這番插如何恁速？時大來千萬不該遇了呂游之，只道那邊事這裡不曉得，略瞞了他。誰想，關文到了月餘，他專在衙門申事，有個不曉得的？說了些敲打話，大來全然不懂。這樣書呆子，怎麼不合著那班人來捉弄他些兒去。這正是：

離來山下網，又入鬼門關。

大道多艱阻，誰能透九還。

這是強盜劫獄事情，難道買放得的？次日早堂，帶了時大來到府，銷了限批。原來這知府，與南雄的也象一個爺娘養的，一般正在垂涎，看見拿到，即喚做頭一起問道：「既打劫，又劫獄，人也中常，卻有恁大手段。」時大來道：「犯人是本府生員，平日果是不端的？太爺可以查問。」知府道：「那生員兩字，該收拾起了，我且問你打劫事，還可推委，現時劫了獄逃回，難道也推委得麼？好對你說，這是隔省事情，你招個人來替你，你未必就死。本府可替你作主得的。」時大來難道好扳出風鬚子不成，只得道：「死情願死，沒有人招得。」知府大怒：「叫夾起來。」又敲了一百。時大來死而復甦，只不肯招人。知府道：「且寄監。」又吩咐禁子道：「你曉得是劫過獄的盜犯麼？」禁子道：「理會得。」將他放重監裡，運牀匣將起來。這恰是：

新官與舊官，方信做人難。

國法深如海，人情險似山。

那呂游之還放他不過，買了些酒肉，假進監望他：「此時相公這樣苦，受不過，小弟買得瓶酒，時來望你。」時大來道：「生受你了。」呂游之灌他幾杯道：「你聽得官府昨日的話麼，明定要丟把兒，你肯出得幾兩銀子，我替你尋個門路，早晚得鬆動些。」時大來道：「到此田地，豈有瞞你，只索拼這條命罷。」呂游之見不是腔，假意又灌幾杯，出來又來對萬氏道：「才到監中買瓶酒，塑你相公，甚是打熬不過，叫我對你說，千萬設法些銀子，央我送進內去，早早救他一個死。」萬氏道：「說那裡話，前日只得一封銀子，我都遞與你，家中柴米俱無，我丈夫一定不能救了，」嚎陶一場大哭。呂游之兩邊打合，知他果是空的，只得道：

「我也是這等為他沒有家子，卻怪不得我了。」只聽得街上人亂哄哄說：「按院來了。」呂游之道：「按院下馬，我有張狀子，要去遞。」說了就走。萬氏想到：「銀子沒有，難道看丈夫死不成，死馬作活馬醫，恰才說按院來了，我也寫張狀子去，號個冤，有些僥倖也未可知。」即時托人寫了狀，跟到衙門口，那時遞狀的人雖多，萬氏哭得淒切，按院叫拿上狀子來看。大怒道：「這是強盜劫獄重大事情，還有甚冤？」將狀一丟，喝道：「快打出去！」手下人扶的扶，推的推，把他趕出來。萬氏道：「本來伸冤，反受這場羞辱，要這條命何用？」勉強回家，一頭走一頭哭。大凡婦人家哭，是有字義的，這萬氏哭著，口中絮絮叨叨講著，只望你處館活家，一去就送死，你不回家也得，今日自投網裡。一路哭來，哭到一個酒樓下，剛過去數家，只聽得後面人叫：「那宅眷且住，我有話問你。」萬氏回頭，只見一位大漢，鬚子甚長，趕來只得立著，那大漢道：「你是誰家宅眷，哭的恁樣悲切？」萬氏道：「妾夫姓時，有重大冤枉，按院下馬來，遞支狀子，不想狀子不准，還把我打趕出來，尋思無路，所以痛苦。」那大漢道：「這不准的狀子，你還要他麼？」萬氏道：「廢紙要他做甚。」大漢道：「你既不要，把來與我看一看。」萬氏遞了狀子與他，依舊哭了回去。正是：

心中無限牢騷事，體問吳吟與越吟。